

二程全書第五十九

伊川文集五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書啓

為家君上宰相書

珣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佞術
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
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
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公何則刑罰雖嚴可警

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君主君賢如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一作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身為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于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湮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珣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珣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古君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擇俾之輔佐于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

遇盛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後臣慮多遜惠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為之使行暨于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瀝懇辭避乃特之而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為相之旨至于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被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為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為善者未

必見褒而為恩者得以自隱也况國家推恩率循舊例
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進賜獨
珣之曾祖以條例為限某竊或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
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溥厚之德
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
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
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于老
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
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
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
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物而不顯
其心媿耻若已捨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位
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為朝
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
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
之臣豈不存念代理閣下體而二祖選擇之意感神宗恩
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
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漏泰成先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
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信制相見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
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禁守
道者沉悔顧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
親戚鄉閭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
乎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
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願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
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之心廣求之方盡待之之道
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方盡待之之道
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
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為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
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
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豈
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至
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
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
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
是可以美風俗而感善治乎往者
治本望京師至六郡縣皆宜學

為本故古者自家
年則入于小學是
不從教小人脩身
風於下禮義大行
威德由教而致也
之以法令嚴於
然後從而刑之意
之深念其然究思
如古之時比屋

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為士者矣
士者明倫理而安善義也
為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
之教亦得其大端
不至也顧州縣之吏
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為
之後涉聞學古為政之道
簿書期會為事勉思所以
以學校為先務然念教道
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

教之由士始使為
政化之本處足以
朝廷為教之意非
如俗吏之為專以
教化育賢才之意
豪傑之士學術足
人之矜式竊聞執

事盡文高行為特所推仕不合則
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為鄉里
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
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
忘天下不以行道為事也蓋
位無所發施其素志則推其道
學開道後進
跡難處而教行
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
區之意願

身而退不為榮利
持今人之難能古
而樂於自善也蓋
事之心諒無一日
賢人君子未得其
諸人講明聖人之
之心則一也此
詢是以敢布其區
取來慈郡率俸後

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忘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一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為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為意乎見論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為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廢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文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顧且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餘所論以大繁氣一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无寬裕溫厚一作之氣且明睿而照而考察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日所照物盡識之矣考察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於得拜見嘗以佛爾能更顯一言為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下賦周悉

謝生僕通一極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姊
更見問大
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
莫不至此否

再答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
幅之諭詳味
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辨
析不能究也
豈尺書所可道哉况十八姊大哥皆在京
師相見且請
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哥
議而未合者
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

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一神矣愚得而求之哉願以
為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明事矣孟子是言方言
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
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三
一論定不可驟同語也以孟
子觀之自具其次第也嘗
心有事焉而勿正為句心
字屬下句此與六哥之
言大異但忘言之未詳爾
遠地未由拜見意恐係
人之論善未詳具道
所諭勿忘者但不合之
心善善之心爾此言恐未
便既育存於心而
明善應不可忘而

上官鄭公書

伊川程頤齊心致意三書
鄙野之人未嘗識議
下今者來自山陰聞人
路上達敢以聞之
者願項歲見造聖殿
之私意宰執而下受
之屋計不百年必堂
單者鉄幾萬斤以木
厚纒寸餘遠不過三
決須推枿一堅于梓
宮于時

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
魏公之忠孝於仁皇
慮以天下之力藝一
復固知先可奈何然
今鄉鄰之間有
仁况仁皇天下
因此事會可
近取諸言
帝神
得尊

河外必不復來公曰高枕矣是常言也夫知奇勝之道
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
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
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空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為
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為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
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不信而上下之心已
懈矣是可慮也寧捐力於不用毋信功而致悔莫若使
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
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
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練

安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草書之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
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
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丑為主願欲公以愛
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立憐因憐將為寇亂
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
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
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立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
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

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唐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或云明道先生之文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自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理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志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此為學之末宜見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乎此豈不善哉

愚不記書中

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其於朋友間

其間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是下憂疾卒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環示器用治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微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半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而偶無之靡所關乃無用之贅言也不上費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

正又言在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荀之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聖賢遺業何得為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任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子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傷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操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

心通於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秤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宜而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德則量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經故言先也序多注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函語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小間

願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為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或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為避世者著書之所書

王龜樸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願雖不才亦
能為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為門下之美事可不俟命

上韓詩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願轉侍願遇之厚敢以哀誠上頌台聽家兄學術才行
為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
伊川當冰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
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心意
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其言非少也而名尊德重之
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願竊謂智
是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

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才自世當蒙哀惻
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亦將泯沒無聞此
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待物典文有終知其生必
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為文以光窀穸俾
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而死者受賜子孫
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為報率妻之罪亦一所以取述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願轉侍密顧敢以哀誠上頌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為世
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才短命一不孰不哀之又
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亦將泯沒無聞

此充潔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
子為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
乙資致韓公為誌其墓思得大賢之
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
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
真蹟以貴窻突備蒙衣衾曲照無
敢忘內循率妾戰兢無地

答揚時慰書

願泣答願罪惡不第感招禍變不自
苦愁痛所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

或未彰賢人君
將歸葬伊川太
一六久其傳恭惟
以世至誠待物與
欲成其名願求
則死生受賜子孫
元滅元長喪二幸
月追思痛切不可

堪處遂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
通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
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恐轉運况
盡兩幸老兄經此煩惱飲食起居一
摧咽言不倫次願泣答揚君法書

十月二十四日英韓持國為誌行狀
一 去 似自作徐當寄

謝韓康公答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為致治之先公卿
人之哲允諧公議始嚴衆聞願也不才
而從學致知

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學身未得
忘懷於白首竊有心於斯人時亦未得
德進敢有覲心屬嗣皇訪道之期亦未
慮過聽猥被明揚文階進登之選亦未
密宸展之光輝考於近世以是言者非
媿端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致無悔
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未緣理登徒亦
宣罔既

又謝簡

頃皇恩再拜啓仲夏毒熱伏惟台候動
止萬福願執耕

試欲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
被恩命何以稱報未由展覲伏冀上
下情區區之至
過聽為之朝沾
而宗社善護寢興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
止素人瘡瘵未復而偶此早暎賴賢
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
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
後至慰至幸引素門墻坐馳神爽所
惟千萬自愛
道者非面不盡

別紙見論持法為要其來已久矣既言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國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出而者舉世皆是也以願觀之苟遷就於法中而可為者出而多先元明道之為邑及民之事多寡人所謂法所拘也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眾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也何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謂為之不客而後去也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為如何

荷公知遇之厚雖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元所控告遇公而始爾王者父天母地昭重之道當極嚴恭

漢武遠祀地祇於汾陽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化常安道傳遂為塑像以配食評濟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惑有大於此者乎公為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庸後患與惡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

此書其全不

獲見

大臨云平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平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

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也
與性同德字亦未安
子居和城之行
形道若謂道出於性則天理之

不可與性同也
性之德亦為道之
道元不可與性中
道之德亦為天地之

出可乎

大臨云不偏之謂中不中之謂和

先生曰不偏之謂中其善精一之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心子之心當其未發此
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心應萬物之變無
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物皆然心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
以至虛无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
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推大臨始者有見於此
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中思之乃命之未當爾此心之
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道者備性而行無性而無
變亦無性而非變也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也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中者便謂之中是一箇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知微知章知子
 同矣然推孟子言一箇是非
 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
 而已此義大臨言者既已
 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性行
 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
 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
 明言不達意致高明或未深
 論極露而見未盡左右

聖人之性發而未達于

其性固有不

一學焉可與聖人

前出此二言取諸此

聖君子之教其宗諸已

無所不令由是而知

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

不知而向焉其命不

論極露而見未盡左右

卒為賜教指其迷謬幸甚品天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
 堯舜相受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者無過不及之
 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
 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即天
 地之心神機即孔子之絕四者有一物存乎中即孟
 子所謂物皆然心為其心無偏倚則至中至正易
 而謂靈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無發純是
 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夫臨前日敢指亦
 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

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
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有字有純一元偽
無所偽而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
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
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覓辭氣迫窘無從浸濃厚
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
生左右恐煩枉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遑不
免再三繞瀆惟望乘間口喻義山傳誨一一幸甚幸
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為
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
為已發所為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
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
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也孟子之義我亦然更
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曰夫言以已發
不同處為大本也元三謂元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予謂未發之前心體
昭昭具在已發之心之用也此兩際疑未嘗又恐傳
言者失措切切

先生曰所論意雖已發者為未發及天
是認已發者為未發之未發之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
者指已發而言曰曰未盡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
也是有指用而言曰曰未盡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
大抵論愈精微言愈多蓋言言者失指及反覆觀
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曰前論中即性也已足分
而為二不若謂之性中推中之說以謂聖人氣味殊少
亦不似言聖人第二書所答之說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

子細看而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
蒙西銘之為言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
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
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
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述兼愛至於無父
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言謂言體而不及用
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

上之人為與不為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
涇水溉田注填闕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
鍾問于遂為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
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
在前白渠起後衣衣閼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
漢而下皆獲其利然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
利時先祖敕承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
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叙而害能者巧為
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為恨某每思神宗皇帝
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亦

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
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
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踊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
之寇師旅之興儲待為急誠使歲中歲增穀數百千萬
斛所濟豈不甚大某聞西師儒者自幼小稔知其事人
微慶遠無由自伸其情竊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
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為己任某是以不敢避狂妄之誅
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
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諸帥師直書

願皇恐上訴于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願至愚學道幾五
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為世俗所移知之罪之
則繫乎人焉伏觀律即文諸醫藥為人合藥誤不如本方
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
雖不傷人救六七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元
亦以警慎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為益豈不
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禁
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
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肆恣其盲妄無所忌憚
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為庸醫反陰陽背方論

歲之者不可勝數况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
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
殺人送府鞭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
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
與醫者辯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先愛人之心苟欲省
事不肯為之窮辯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慮
今而後難復用醫三也且嘗以利害為心而不顧骨肉
之義知其寃死而不為之辯則為之詞曰彼無惡意之
也此皆主愚不知義理之言

之法此律正為無妄意
言繁有益無益也謂已
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
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
如是全之士大夫使馬醫
所常見耳一町常聞衆人不
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
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
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
得為醫殺之也若醫者明

之辨之所以申骨肉之義
為人毆而殺之亦可以
不為非也習俗之迷人也
向誤殺馬而救馬醫者曰
向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為
重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
冒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
不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
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

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刀而斷其
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
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愆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
加治豈為政之違乎姪子某為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
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冤死今有狀被
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關於
天下高識遠見自然曉各法之而無者尚可權其宜而
行之况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
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為妄乎竊聞邑中憤嘆不平
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閣下天下
吏師誠能行之部務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

之輩皆知戒慎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
國匪唯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昆享
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願皇慈上訴

與金堂謝書

願啟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即適中奉報計半月方
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為客次日以延望方知
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投能一訪甚佳
只云忠活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願借小子甚安來春本
散作春秋文字然一無書故未能却先了論孟或禮記
也春秋大義數十如月星不容遺忘只恐微細義例

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口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
往年所說許止散書是類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
熟只看王荆公先生王介甫二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
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
愛十一月初九日願啟

答周子先問

致并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
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
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仁乎先籍謂此語如孟子所
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心若助

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人方
之禪客未嘗問若學者須是行任坐卧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
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罔念作聖乎先竊謂聖
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
皙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
若曰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患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樂仁者壽乎先竊謂樂水樂山狀仁知之體動靜述
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效知則能知之能知之
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
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无疑
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
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
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
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善也乎先竊謂此語是告
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
之者整學於此也莊以蒞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
也動之以禮觀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入君
事

臨政處已莫不皆然豈謂仁能守之者整學於此也此
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乎先舊講習大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
伊川先生之門預群弟子之列親親炙模範時
聞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

所疑為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論迨今幾
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
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歉紹興丁巳

冬周學光謹書

女名張明中書

易傳未傳自易學之始未及尚與既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
待身後竟幾則傳矣書雖才出而學不傳也弟患無
受之善爾其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
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
而知數得象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

數之且心之壽遠來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管輅郭景之徒是已

理無不也故國家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
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君書

願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
五日南棗發來書知赴新任體况安佳甚慰遠懷願如
常近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遠成爾朝廷設
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脩職
則不素養方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

喻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嘗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

小子大者頃城小者鄢陵爾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

則自餘無之道春暗惟進學自愛不宣願答楊君教授

二日

答湯迪書

相別累月思渴或承思書忘已出矣故不復奉答近又
收書八知未行喜聞夏善安佳前書所問之迹之說固
知未能無致也若以心迹有判別象數亦憂心偽矣是
宜稽察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
更將傳忘詳思當自迪矣變通字不易字大率所

論辨與一志之門人豈能無與哉孟子曰唯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說是以為愚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一而已勉之勉之山陰書在卷十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函病倦不能詳後亦不親知講論幾及四箱矣設端雖多大意亦不思相遠於大略焉弗識所屈伸又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如是豈可知不足以及之蓋為衆說漂然不能自立爾此充見信不篤故也孔子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事弗失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終不合

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始求自曉無庸作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願咨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願如常不煩見念亦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畧奉答思之可也夏書者千百喜愛五月十日願咨鮑君秀才

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賜指諭若兩拜覆佛氏論迴之說九為善者死則後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而為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九亦亦冲氣

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
故能保全大和至死其氣真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
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沖氣已
喪至死其氣別會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
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
終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為言觀此
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
之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

來格但當至誠不悖而褻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
何

潛心久當自明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入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嘗謂九人上氣量窄狹只為私心隔斷苟以
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
充塞于天地之間氣無私心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
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
言似無氣味

如是涵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而來見我乎云觀此一篇
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長子表有激而云不得
不然

此無疑真孟子之言

今之成人者何必悲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此言是子路說耶孔子
說耶

仲尼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
謂陷父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

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九所以養皆同

定親書

願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
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棄愧聲嚴之弗競不量非偶
妾意高門以願第幾男雖已騰冠未許受室恭承賢閨
第幾小娘子性質甚茂德容有光轉緣事與之家
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辱遠賜從穆卜良辰恭俾言
定有以儀物具如別牋

又書

不量褻族久為高門願之書已諾婚姻之好有

少儀物具如別處

答求婚書

願啓族望非高聲猷弗遠根家慈眷屢致勤誠爰摺合
姓之文將卜宜家之應以家系人性質挺立器蘊風成
以願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持在緘題之及俾
交素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訓雖愧未
閑而箕帚之勤願得共事

二程全書第五十九

二程全書第六十

伊川文集六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婿氏之女氏所之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
子有意與某室也某婿有先人之禮也某也故納采

門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其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
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納吉

納吉謂婚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
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貳命某加諸卜占曰
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
貳命既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謂至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貳
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女
氏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一作是聽
某使某聽于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
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日猶言甲乙之類

成婚

期日婚氏告迎于廟初婚禮雖云初婚然婚受命于所
尊謂醮而受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
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火炬居前賓將至賓婿女氏之摺
俟于大門之外主人俟于門內賓降下車擯進揖請事

賓對介以曰某格婚命某以茲初昏將請承命擯對

曰主人固以恭俟賓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

介以賓升介南面贊賓就位東再拜贊即席內告具主

肅賓而先賓後之見于廟先見氏之至於中堂見女之

尊者偏見女之黨於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

為卒食與辭賓辭主人以入戒女氏奉女辭于廟至於

中堂毋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

毋施衿結帨今謂之整瓶諸西階之上擯者出婿降立

于庭中北面父降自西階婿揖前奠立於卓前既升而

先俟於門外先之者奠之也門外婦至主人婿揖婦以入

及寢門揖入婿退就次及期期謂早贊者引婿入婿

之女立東席西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婿再拜

婿也姆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後者沃婿盥於南婿

之後者沃婦盥於北沃盥以水灌手也婿揖笏舉婦蒙

首也復位贊者進酌酌謂三爵用盞姆助婦舉卒食

相者以婿婦與說服文之後者受婿服婿之後者受婦

服燭出禮康成云女侍侍呼于外夙興婦纚笄衣服以俟

見贊明贊見婦于舅姑進拜奠贊還又拜見屬之尊者

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為別是為見已若異宮則

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或者皆見于堂下西面北上舅

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或者皆見于堂下西面北上舅

姑入于室婦盟饋舅之饗婦于堂之西偏卒食婦降自
階禮謂翌日婚拜于婦氏之門

奠菜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二月然後奠菜祝稱父之姓曰
某氏來婦敢奠菜於 舅某子 姑某氏

此段義首未詳

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
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塿其根而枝葉
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之地之美者
土色之光潤一作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

氣彼安則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
擇地之方位映日之吉凶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
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君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忌
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
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

一本所謂五忌者溝渠道

五忌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
潤也既葬則以松脂漆棺而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
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者出不得已
後不可遷就同死一作夫云二於年紀遠遠自高不辨亦
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以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

葬法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言朝遷移莫得預測水泉
交浸一作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之意也後代陰陽
家流競為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為害之
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
陽書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
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只有姬姜
二姓其諸姓以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妄
謬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
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如以張王等為商

武庚等為羽是則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
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
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
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其白黑小大以別
爾後世聖人乃為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
因邑因官分枝布亦示而度姓益廣如管蔡邴霍魯衛毛
聃部雍曹滕畢京豐郇本皆姬姓華向蕭亳昌甫本皆
予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者用其祖姓則往往數經
更易難盡尋究死後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後
代所受乃是言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

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姓所宜
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言彼凶
而此吉决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勳更賜商
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宮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
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合聖制而從俗說不
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父者
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絕此時葬者未有五姓也古
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
者往往八九十歲有一百歲者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
世矣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六十歲者希矣苟吉

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遠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
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父
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
藏也一藏之後不可複改必其求安故孝子慈孫尤所
慎重敬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
止水一事此大槩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
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
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
行是必酒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為
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巳亥日葬大凶今

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
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
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
者多矣不散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柏棺事

古人之葬歆比化不使土親膚今竒玩之物尚寶藏固
密以防損汚况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歆不
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
歆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
曾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歆知何物能後骨

而朽後咸陽原上有人伐東漢時墓柏棺尚在又韓脩
玉城圮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謬有松千栢萬之說於
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
千年為茯苓萬年為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栢
為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
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栢乃知古人已用之
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
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蠱與水而已所謂毋
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為汚有土則有蟲蟲之浸骨甚可
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尚知備之

蟲為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亦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
莫如柏求完莫如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數百
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為柏心不朽而
心之朽者見亦多矣後

作主式

又用古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
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
象日之辰身跌皆後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
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

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弟幾神主合之植於跌
陷中長六寸闊一寸一本云長一尺
高一尺八分并謂擬數其旁以通中如身有三之一謂
居二分之一謂在上物塗其前以書屬稱謂高
官或號行如處士受題主祀之名其奉祀加贈易世
則筆滌而更之水以洒外改中不改

前

全式

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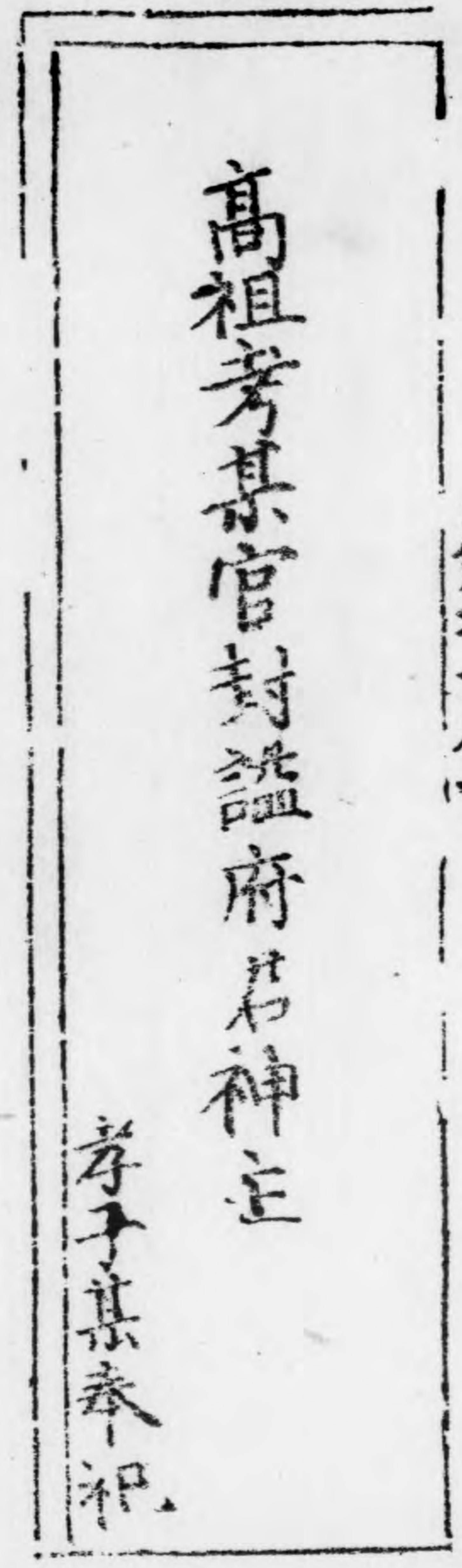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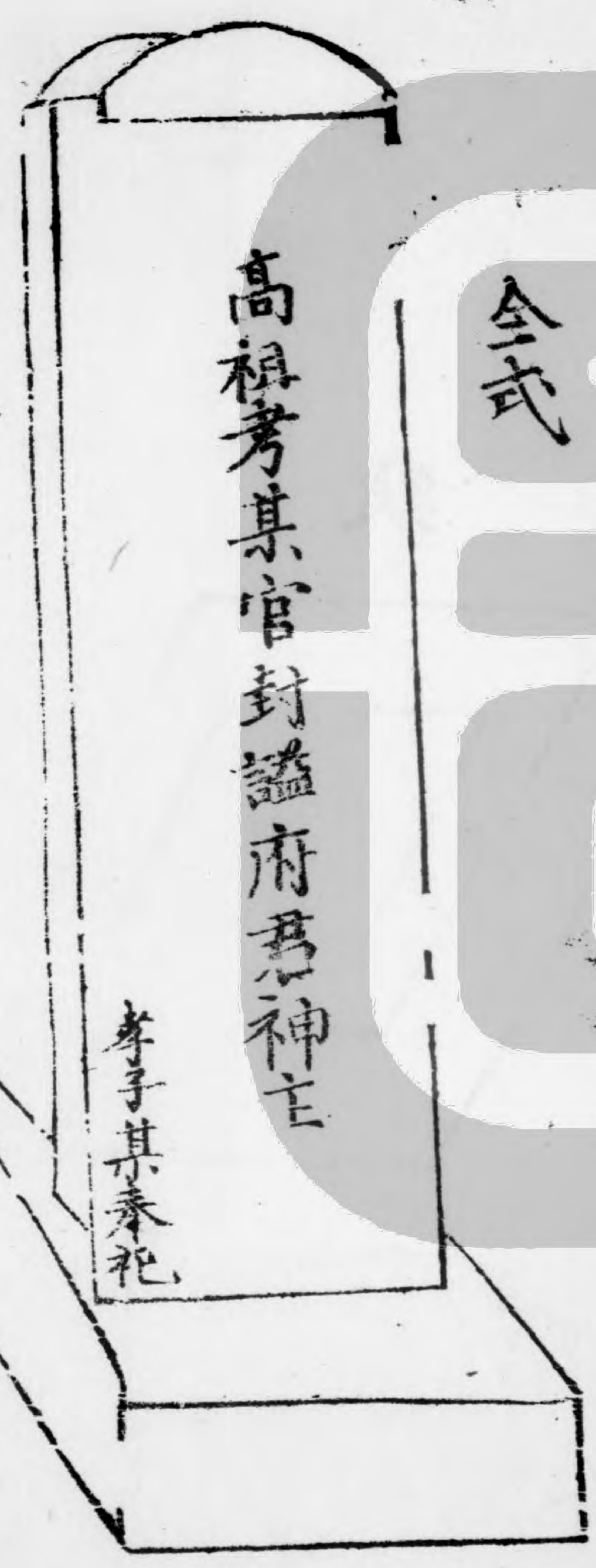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孝子一作字



進額三分之二居後

竅

後

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弟幾神主

竅

跌



祭禮 擬以本有此諸 附無之恐

已祭禮... 設几於階下... 設盥盆... 跪執事者... 過酒... 祀盤... 入家... 祭事... 祀亦如前式

始祖祭

祭始祖灋掃廳事如時祭口設一位以配祝統辭出
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一月日孝遠祭某敢昭告于
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以如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備
清酌庶羞之奠尚享三獻如前式

先祖祭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
曰維年月日孝遠祭某今以生物之始去請先祖祖妣
以下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禴祭

祭禴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共請考君某官妣某官
某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三程全書第六十



少師

利

清州郡太

君張氏

襄陽郡太

君賈氏

廣部

希淑

高密縣

君崔氏

少尹

文簡公

琳大球

陳氏

大中知

府宗

應昌

夫錫

明道先生

顯伯淳

仁和縣君

彭氏

伊川先生

顯正淑

韓奴

雙奴

即

即

即

即

即

即

即

即

以監

大評事

開封

大中

君伯溫

上谷郡

君孫氏

三

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高氏先生五世而三居中山
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宗諡以輔翊功顯
賜第於京師高祖世高祖而下齊河齊今為河南人
先生生而福氣秀異曰其於常曰未嘗言叔祖母任氏
太君施之行不覺歛後教曰吾求之先生以手指
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錢人嘗為異數歲誦詩書強
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序中如老
成人見者無不愛之其後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
學舍一見異之請其以次論冠中廷十第調京兆府
鄠縣主簿令以其年以次論之民以借其兄宅以居

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詐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
佐何以次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
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他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
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
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
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
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
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
有諸曰然惑曰後復見必光曰吾職事不能往當取
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官倉卒與役

諸邑率皆狼狽先生所部飲食菱舍無不安便時
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鄂人無死者所至治役
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昔之董後乃治軍法也嘗
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故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
不當問所故與昔以避親黨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三
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
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又則不勝
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
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從
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廢

又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
百矣會令嚴去先生權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
二百為政首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
不期月民訟遂闕江南相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
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稟於漕司然後
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
矣民將何食以民畏罪而小難也遂發民塞之歲則
大熟江寧當不運之衝甯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
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三者輒云先生亦真曰蓋
既留亦不歸於府給券乃得死比六有司文具則困於

飢已數日矣元生曰漕司於米貯磁中至者與之食
自是士令者大半持置於幾微之明而人已受賜如
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以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
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遣制官更成廉三日而
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
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之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
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其非至夜不
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鰻
蜥而五色祥符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
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

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
并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幟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
主簿析結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獸不嚴而令行大
率如此再春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
命吳以爭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
元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方殺相
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
戚鄰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
書就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

高學先生每子集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總十餘年而照儒服者蓋數百人也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戒邑舞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族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無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善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萬惡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踴躍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之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信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極近邊載往則

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人遂為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無應文備數而已先王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毋死者悼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故先生之教遂廢識者

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謀徑至
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待客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
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去振野用薦者改著作
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
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此
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持退必曰 求對來致常相
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
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
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先生生不飾辭辨獨以
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

十人而以父老弟張載賢弟願為首所上章疏子姪
不得窺其常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
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材曰陛下柰何輕天下
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
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
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
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
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誤行其說先生
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日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
者請臣不曰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

祠部牒差擬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
司副民希憲西利之三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
事刺云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
論事心平氣和刺云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
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
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而請十數不許遂闔門
待罪神宗怒然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
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
妄言當發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免既
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為

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
莫敢與辦事始意先生嘗任甚憲必不盡力職事而
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堯重 務無不
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 之歡屢

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作
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
諸婦兵給二般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
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靈衆逃而歸州官晨集
城門吏報河清兵潰婦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
納先生曰此逃死自婦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

之既親往開明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
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使訪奏事過州見先生言其
而氣備既而揚言於衆曰漕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
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
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云
百里州帥刘公渙以事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
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
塞亦謂之請帥盡以廩食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
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受先生曰君自
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

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
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為勢
不可成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
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
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
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終
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决遂
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
安有是也郊祀霽息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
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

伊文卷之八
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
年勞丐遷職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脩三經
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
目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等見翼軫
問詔求直言先生忘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暴進
擬神宗皆不許既而予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
事先生詣執政復平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
數日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行首
為異論罷復薦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
雖若甚迂而民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

咸下餘發先生在心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
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產專以賜取舟人物
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
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
挽舟為業且宥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
田稅重朝廷必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悍
督責而先輸適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
獲免者今必如期而是於是惠澤如均司農建言天
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四先
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

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重其感會
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
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
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問實使至隣邑而令遽自陳
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曰盜亦自陳先生不
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
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
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
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
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

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
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
用之先生在邑歲訟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隣邑有
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
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
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
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
官括牧地民田當牧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
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復遂有朝旨改
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

又得不加賦乃皆復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喻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遲朝旨督責甚速數月而事集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過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請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不使人知楚經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未述知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

上嗣位羣臣改奉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與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政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恨生民惜先生資稟奇異元亨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道而有制如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從物也如春陽之煦聽其言且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言諒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培乎若塗真之無所掩其難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義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

示欲若弟施於人者廣者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
常先立其學而後行其道周茂叔論道遠厭
糾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知其要之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
事物密於人倫知盡性知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
由通於禮樂辨異端必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
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
起斯文為已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
害道而不可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惑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

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
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
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闢之
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吝
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
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
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
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

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含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
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
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思善惡感得
其心狡偽者歆其誠日泰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
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而利害時見排斥
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
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無密之然未嘗從衆為應
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
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合卒不動聲色方
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比口寬厚設施之際

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
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
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
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子曰端懿
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子女一有三
適假承務郎未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
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志於
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序述四篇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實以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

伊文卷七
門人朋友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
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
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
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狀之
後

明道先生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居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
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其石曰周公沒聖人

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
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
道以泝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質質焉莫知所
之人歆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
傳之學於遺經志符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慙清哲人
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
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
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
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
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

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
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孝女程氏墓志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利之後故宗政
寺丞顯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
潔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若齊未嘗教
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歆得祿者其
父名重於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
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為憂交舊咸以
為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來

有所議不忍使之聞知蓋度其不肖也母亡持喪盡
哀雖古薦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病既革願念
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喜聞道義吾為爾言之曰爾
何不素整我今且惰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為恨
耳盡召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頌之而絕
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
後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冊不
幸短命何痛如之衆人百以未得所歸為恨願獨不
然願與其父以聖賢為師所為尚一作恐不當其之意
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一作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

世願恨其死不恨其未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
庚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于伊川先塋之
東是年十月乙酉也

為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也神明猶已者私衆口或容
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無於聞言若始逢時心期
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故弊除煩則為功而
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興殄絕之
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甘不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
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之貌亞羸老風被深知撫桓

序哀聊陳薄奠

為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
大節孝旌有政作義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
至於沒後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猶益
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毅於施為恢弘之度若海濶
之難量直道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
足周急繼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尚年遽奉身而勇
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憖遺孝友之
規世將安做寒族有姻家之契一男蒙國士之知感

息德而未
酬痛音容之永隔遽焉歸葬復但臨穴
陳薄奠以
為哀誠

為家
祭告公文

嗚呼公直則異得天之粹遠茲昌辰出為嘉瑞茲生
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克之能至學既知真位
則為道出屢更險夷恭二聖臨御人均是役起藩
入輔命相册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
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
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岳所以致敬
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里其所補胡上天之

不吊不一老之愍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
莫贖為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高脫老餘生辱知有素
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酌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
姑托文而披露想英靈乎如在覽册誠而來顧

為家
君公李屯田九察君文

嗚呼夫端不古皆終盛年美才不見究其施泚德不
克久其芳此親戚交舊知聞所共悲也及茲歸葬去
故鄉之溫如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
幸之辱與
竟之不任遠之莫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為
薄奠尚其
來歸

祭劉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與斯文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侵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明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然希力穎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而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茲焉端葬不克臨

祭李端伯文

嗚呼自予兄弟得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

而信後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矣質夫於予為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為奠以序其哀

祭楊應之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子遊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群類善忘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為奪其稟而齎其年人誰不死君

之死為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官城之原
歸附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
餘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祭宋公揆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
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
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
乎篤信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志行可質於
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
古人豈易其比寔寔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

事為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

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間同志共學之人

相繼而逝劉贊夫李端伯呂與舉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

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

情而已邛山之陽歸附先宅思平主之深契痛音容

之永隔陳薄奠以特誠庶其靈兮來格

佛文卷七
九

二程全書卷六十一



程